皇清文穎續編

皇淸文穎續編卷十一

議

新疆屯田議

儀親王永璇

臣聞古者保塞之計在乎列屯列屯之要在乎裕食於是轉饟之煩日不暇給而屯田之策行焉自漢募民實塞宣帝時趙充國之三上奏議旣詳且備其用於西域者若車師輪臺渠犂皆置農官且分設都護校尉以董率其事然皆煩內地民力遠事荒徼行者

有覊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且地屬覊縻叛服不一是以民疲於奔命而事罕克有成臣伏見我

皇上宣德流化遠近震慴自西師告捷以來闢新疆二萬餘里巴里坤以西爲山北之準部哈密以西爲山南之回部淩天山歷葱嶺經龍堆跨燕然西北接哈薩克布嚕特安集延霍汗西南接拔達克山愛烏汗諸部落所謂新疆者犁然具是焉幅員之廣自古

罕有倫比顧方其用兵之際搢紳士大夫狃於老生常談輒為民不可臣地不可耕之說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我

皇上於凱旋之後用展

廟謨聿興屯政考之圖籍山南回部如庫車沙雅爾等城郭諸國向有回人田畝按額輸賦更無事於經種就中庫車以東如托克三如闢展則屯政之行已久惟山北準部舊為水草畜牧之地其人罔識耕作

如烏魯木齊至塔拉斯延袤數千里並稱沃壤於是移山南回人爲山北屯戶而以綠營駐防卒伍相助爲理由近及遠次第舉行變漠野爲肥饒導血飲而粒食無雷之國忽兩破荒之所獻珍計其爲田不下數千百頃歲省飛輓無算此則屯田之明效也夫既收效於已經誠宜熟籌於久遠意者凡衛有田業之回部輕其科則不與內地等而新附之輸誠愈固矣其服習屯政既久者於耕耨之暇並令兼習遊牧毋

奪其時而舊屬之滋殖益繁矣惟山南移屯於北並與戍防雜處控馭較難則必時其教誡使强無凌弱衆無暴寡賞罰惟公寬猛互濟而殊俗異黨之衆風氣漸一矣要而言之總在司其事者恪奉
玉音悉心經畫行之以漸守之以恒斯地無餘利民無餘力而飲和食德貽樂利於無窮此或我
皇上發策之本旨乎 臣 謹議

禮部駁請祀啟聖王元配施氏議

齊召南

臣等議得陞任副都御史陳惠華奏稱家語載有啟聖王元配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實爲先師之嫡母應請崇祀加封臣謹按施氏生九女而無男經傳並無明文僅見家語而史記孔子世家則闕施氏其記聖母顏氏並無晚乃求婚之文至合葬於防終不及施氏一語後世崇祀啟聖必從史記而

不從家語者正以漢初距孔子之世未遠司馬遷親與其十一世孫安國同事武帝從問尚書古文遷又自稱登廟堂觀車服禮器則近而可徵宜莫若史史所不載有無誠難臆斷至家語一書前漢藝文志載有二十七卷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則知唐所行王肅注解者原非安國所撰劉向所校之舊明矣司馬貞較後師古其著索隱所據家語果前漢本乎抑王肅本乎且即王肅本而隋志云二十一卷唐志云

十卷篇目又自不同即今世所行蕭古本亦無施氏
之文則司馬貞所據何本實無從臆定也是以明李
東陽修闕里志於世系於本姓於祀典俱闕然以史
記為斷所引家語亦並無施氏之文而於尼山毓聖
一條間採他書以備傳疑慎之至也我
朝
列祖尊
師重道典禮盛隆

世宗憲皇帝特立崇聖之祠追封五代王爵明徵譜牒崇德報功於曲體

聖孝之義至矣盡矣今查聖裔家廟施氏並未設主實以事在傳疑文無確據自不便輕更舊典誣瀆宗祊所以歷代知禮之儒考訂最爲詳悉未有從而議之者今乃欲從數千載下令其以有無影響之說一旦驟加之聖母之右於心奚忍於義奚安與其輕議而涉疑曷若闕疑而志慎應將涖任副都御史陳惪

韓所請加封施氏之處毋庸議

禮部再駮請祀啓聖王元配施氏議

齊召南

議得史記家語並載孔子先世而史記缺聖父原娶施氏一事後世祀典必從史記之畧而不從家語之詳者家語雖出後人之手漢志及隋唐二志篇目不齊蓋孔安國所撰者其書早已失傳即王肅本後世亦多同異今所行肅古本並無施氏之文而司馬貞索隱引家語有之可知家語無定史記足憑數千年

中孔氏家廟專以聖母顏氏配食敢聖非禮有闕從
史闕耳今方苞奏據索隱所引之家語以駁史記之
非又引雜書之祖庭廣記以證索隱所引家語之確
遂欲一旦以有無不可知之施氏躋聖母顏氏之右
臣等竊以爲史尚闕文禮重變古祀典至鉅文廟至
嚴不可不慎也謹以方苞所奏之謬爲我
皇上陳之據方苞奏稱家語爲東漢時孔猛所出家
藏書至魏大儒王肅而顯等語謹按文獻通考孔子

二十二代孫猛嘗受業於肅肅從猛得此書是猛爲肅弟子而方苞譏以爲東漢人考訂之疎此不必辨至稱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原有家語之書則鑿矣若有其書如王肅所云諸弟子自記其問則篇籍散佚久矣即漢志所云二十七篇尙未必皆七十子之舊況肅所得於孔猛者乎據孔衍言則安國所自撰次也據肅代安國序則景帝時購藏祕府至元封時安國從而編次者也朱子謂肅編古錄雜記其書多疵

然非肅所自作可謂定論既曰編古錄雜記矣古錄雜記所載其可盡信乎又據方苞奏稱闕里志本孔庭纂要假令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刪等語謹按明李東陽闕里志於本姓篇曰叔梁公曰有九女而無男是無子也乃求婚顏氏生孔子自注出家語而並無施氏之文於尼山毓聖篇曰陬大夫娶魯施氏生九女而無子云云自注出祖庭廣記直書聖母顏氏於前者信以傳信附書施氏於後

者疑以傳疑既爲他書所載子孫安可不存其說既爲史氏所闕子孫又安忍遽立其祀載於志與不列於祀兩不相妨蓋亦愼之至也何嫌何疑而必創其辭乎又據方苞奏稱孔氏家廟緣灑掃戶孔末之亂仁玉孤幼童昏復立宗祊始專祀顏氏而不及施氏後遂蹈常襲故等語則可謂辭之遁矣謹按聖母專祀顏氏所從來久遠東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勅碑曰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其復顏

氏邑中繇發又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碑曰顏母毓靈又曰假顏母井舍守吏四人當是時葺廟展禮蒐討遺蹟孔氏子孫會者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尚書立河東太守彪處士裒等皆列名碑陰使果有前母施氏鑿鑿可據魯相即無意講求孔氏子孫必據情以請不應復徭役假守吏僅在顏氏一家此固自漢以前聖母專祀顏氏之明證也水經注曰尼山東十一里有顏母廟又曰孔廟即夫子

故宅廟屋三間夫子在西東向顔母在中間南向夫
人隔東一間東向又曰廟西北二里有顔母廟廟象
猶嚴此又自漢以至後魏聖母專祀顔氏之明證也
方苞乃謂不及施氏始於仁玉不亦誣乎且自唐天
祐二年灑掃戶孔末作亂距後唐長興二年復修廟
祀則仁玉年已二十餘矣謂之童昏無乃臆說借使
仁玉不諳舊儀豈無一二老成引典以爭竟至失墜
況自仁玉以後孔氏亦多賢矣如道輔宗翰宗旦武

仲文仲輩皆當世名臣碩彥或嘗知曲阜或嘗葺世
系或盛以文章學問發聞於時獨不能根據家語及
索隱增祀施氏以正近世祀典之舛譌甘於蹈常襲
故如方苞所譏此　臣等之所不解者也夫家語與索
隱均非僻書也而聖父之爵爲公爲王聖母之封爲
公夫人爲王夫人而合祀於家廟也自宋大中祥符
以後詔誥班班史策夫誰不知而宋元諸大儒並無
有議及施氏之不得與封者方苞乃謂歷代無由知

其家廟無施氏之主可乎又據方苞奏稱施氏與啟聖王相守至老不得祔廟不獨先師怒然心傷先師母顔氏之心亦有歉然不得等語臣等前則斷以史記漢碑後則斷以闕里志世系祀典知施氏有無自屬傳疑未有確據而聖母顔氏則史既稱合葬於防後人又歷世崇祀於廟更無復有可疑者今方苞欲以影響有無之說遽躋俎豆爲啟聖王增一配爲至聖增一母事不師古萬一有無未定姓氏稍譌先師

顧不惄然心傷而先師毋之心顧不歎然乎哉至方苞奏云配合謬妄及原稿伯魚之毋等語恣肆背誕此又 臣 等所不足與辨亦不忍與辨者也今衍聖公孔傳棨既據實覆稱家廟向來並無施氏牌位而曲阜縣知縣孔某昧於支子不祭之分不禀大宗不俟廷議冒請增祀已屬不合而方苞復溺於臆見轉相附和尚可謂明於大義者歟又據方苞原稿云請勅國學及天下郡縣學啟聖祠皆建施氏主方苞出身

膠序並不知學宮啟聖祠向來神牌不及聖母其於耳目習聞習見之典禮漫不經心而欲以一時淺見輕議數千年世守之祀決其疑而訂其舛乎 臣 等公同酌議事關聖廟典禮幽有神靈式憑明係萬世評論如使家語確有可信而不設主則累朝聖裔皆為罪人若其稍有未確而冒昧設主則誣聖瀆禮誰任其咎與其輕議而涉疑不若闕疑而致慎應將方苞所奏增祀之處毋庸議

禮部駁請更孔子誕日議　　齊召南

臣等議得山東巡撫所奏孔子生日應是八月二十一日所當改正　臣謹按孔子生於庚子日諸書皆同而所生之年與月後先互異今世定以八月廿七日爲聖誕從孔氏譜也其實自古無有定論公羊傳謂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謂是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是已酉歲史記謂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是庚戌歲史記與二傳既差一年而公

羊與穀梁亦差一月所以南齊臧榮緒每於庚子日陳經而拜不能定爲何月日也先儒如賈逵服虔皆從公羊如杜預注左傳孔宗翰作世系羅泌著路史皆從史記司馬貞作索隱則從公羊以糾史記之違而洪興祖直據穀梁謂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宋濂作孔子歲月辨雖駁興祖三代改月之說之非然所云八月二十一日者仍以穀梁爲斷蓋公穀較史記時更近古二傳年日既同則公羊十有一月自爲傳

爲之誤以經證之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明書於經則庚子乃二十一日之確據十一月不當復有庚子明矣但聖誕日前世遵行已久祇可存其說以備考稽不可執其說以更舊典其宜改二十七日爲二十一日固未敢以輕議也

堅壁淸野議

龔景瀚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閱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隣省增新兵募鄉勇俱謂以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

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

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則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滋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即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

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為之長者素與平等本無上下之分于以虛名强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為利浮開名數冒領錢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鬬疑則易驚又各自為步趨紛則易亂即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鬨然而進亦鬨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

運難

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轉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舌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爲日旣久民力竭矣

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法從事科斂督責民不堪命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况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之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槪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

也竭力仰攻士卒傷損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萃衆他徙矣雖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即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黨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豫設夫馬豈能預增倉卒移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鳥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趫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

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得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

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岐處處可通頭頭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追而擊之即合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拚命衝突未有不潰圍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

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
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勦
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勦城池已在在堪虞將領
惟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勦除
即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遙奔
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
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
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

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畏脅多一民即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虜掠民有一日之糧即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淸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

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
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
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
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
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
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
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
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一府遠

州一州川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等處者加畢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

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毁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等處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濠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䘏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耆民舉爲寨

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戸口董視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耑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戸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爲間諜也即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跡可疑尚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

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鳥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寨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亦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救援其次則積貯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隣近各鄉

官兵經過即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爲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

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毋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卽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之救援官兵之

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餘日非潰而四散則展轉於溝瀆之內矣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夏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為賊所蹂躪其

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壅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四也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無須兵勇護之即於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設夫馬遞送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

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陴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

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桀驁不馴如嘓嚕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為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為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

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矣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虜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況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塲失

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

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裒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而已後此即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兩而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且如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貯於堡寨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

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預備於未事之先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即所以殺賊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早爲

後悔無及謹陳一得之愚以竢採擇焉

治河畧

錢陳羣

竊按先天之數以究方域之圖艮居西北二陰在下上戴一陽覆碗而最高東北則震一陽在下上戴二陰仰盂而卑故黃河自積石入中國至於碣石入於海巽居西南二陽在上下覆一陰且土寄生申故亦最高東南則上缺之兌澤也故江漢皆發源於蜀至於吳越入於海豈非自開闢以來一定之道乎此所謂南條北條也若淮則自桐柏發源入於海是謂中

條皆地之大脈也自是而南七十餘河北二十餘河支連絡貫無不由江淮河漢以會於海則水者血也河道者筋簇也氣引血行肌膚豐潤何不善之有然人之血氣易於爲疾惟君子御之以禮則大禹之行水行所無事此以理制氣之學也有克己之功尤須涵養之力故掘地使江淮河漢由地中行而涸出之土不無微窪停蓄之處又開溝遂洫澮以達於川郎有水潦而溝澮之間皆能受水是以天下之地容天

下之水也故既奠之後底定者數百年雖至湯建都於商囦河患而屢遷然考之詩書未有如後世之災之甚者也自齊威公塞九河同爲一河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徙滎陽乃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與濟汝淮泗會而禹之故道湮矣且自春秋歷戰國裂土分疆各自爲計觀葵邱之盟曰無曲防而白圭之治水自謂愈禹斯隄堰之所由起也夫增隄以障溢水乃浮而不收是是時已不盡由地中行矣謂

非井田既壞之故哉其後韓用鄭國間秦鑿涇水入洛三百餘里以溉田雖秦獲其利而兗豫之間未聞大害則上流之有以殺其勢也至漢而決酸棗決金隄決瓠子二十餘年爲患特甚武帝乃自臨決河卒塞瓠子河北行三渠又命鄭當時穿渠自長安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溉田萬餘頃太始中復穿白公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袤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以溉田

而汝南九江引淮靈軼引堵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
引汶亦底定者百餘年及後河決館陶潰金隄氾濫
兗豫而賈讓之上策以爲放河北流中策多穿溝渠
增隄培堰則下策耳明帝因汴河爲災發卒數十萬
修汴渠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
門使河汴分流人慶安瀾自漢末迄唐雖間溢不致
大敗如曩日則河之大概不畧可知哉惟宋都汴梁
輓東南之粟用齊澣之議開清水河十八里意謂導

淮入河不知實引河入淮沙泥壅淤遂決濮陽武繼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間仁宗時決横壠改而北流自是而穿六塔渠向北導二股河使東河分為二焉宋昌言主東行司馬光主東北並行後王安石與光不合竟閉北流而河大決溢貫御河為一迨元祐間回河東流之議復起而文彥博呂大防主之以為河不東失中國之險其後吳安特築隄七十餘里障北流而東而河決內黄勢全北流政和四年孟昌

齡獻導河議穿大邳東北二山分二股而過合於下流是時水稍就禹故迹北流而定也明宋禮濬黃河故道於中灤導河分北入海河以分流而安又陳瑄疏請於淸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鑿徐呂二洪之巨石築長隄以蓄巨瀦至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又東流入海遣徐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河流之旁不順者堰之堰長袤至萬丈宏治河復決原武支分爲三一出金龍口一出下尉氏一出蘭陽儀

封淵漫而不可禁命白昴治之乃築陽武隄濬古汴河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猶以河之入淮非其正道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隄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引入大淸河及古黃河入海迨神宗初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埶焉潘季馴乃申陳瑄故畫築堰以捍淮築隄以制河又慮河之內衝閘而蝕漕也嚴五壩之啟閉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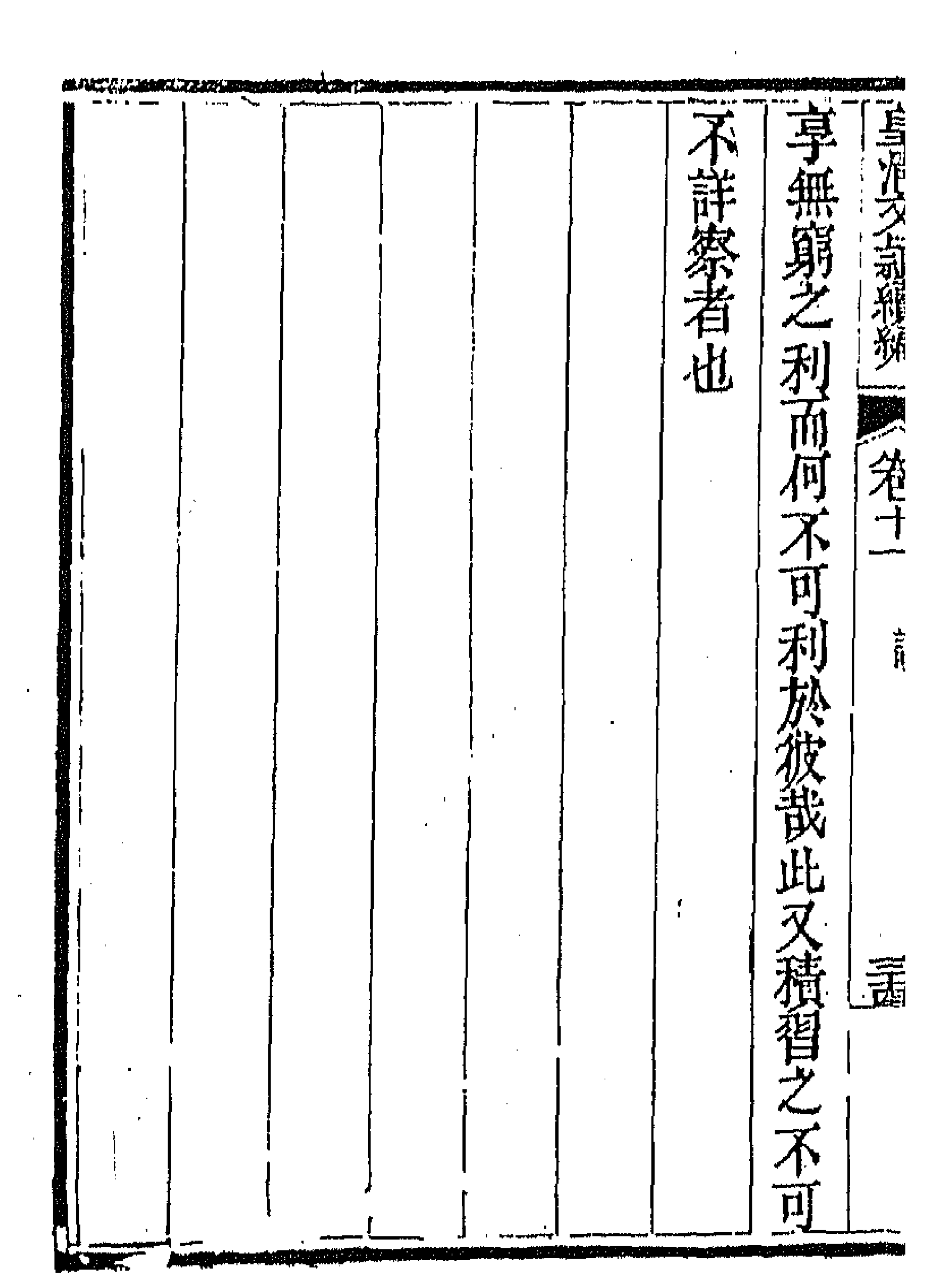
於黃淮之會作風神壩使黃之漲也不致直入淮淮之出也直射河以淮刷黃而入稱神為則疏防有訣消納有機矣由是觀之河之北行者其本性也合淮而東行者後世漸移之勢也多穿溝渠者殺水之正法也建閘設壩大為隄堰者驅水從我之巧術也此如用藥攻疾而但能已症藥一日不服舊病復作百病叢來再服昔藥未必效矣蓋築堰以障湖而設閘以啟閉是妄啟非宜妄閉亦非宜矣而以為堰設而

湖可瀉水則下流不致肆出可免東去之溢不知湖日注而滿則淮水之暴來無所頓泊且河淮既已合流則風神壩似可不修不知黃強而淮弱黃濁而淮清水之性淫而易既河之漲也勢先就淮以濁交清泥沙下沉則湖底日高淮底如故下流不順上自妄行再加黃水入湖淮水不能驟出向下湍急之意一緩不能刷沙海口壅滯其以釀今之患也豈一日之故哉夫地猶是地水猶是水法止此法而有一番之

變在權一番之宜近聞人自南來者皆言淮揚之水漸消而濟曹一帶勢復滔天而洛陽中天下心匜也淮揚曹濟腹肋也腹肋病水膨脹大作二便不行而謂胸膈以上得以安寧乎若因淮揚治淮揚因曹濟治曹濟是猶閉門捉盜徒受其殃無論民之陷溺難除明歲之漕艘將何以運輓耶爲今之計在考古而不泥古相度黃河舊代北行之路有可開者多穿支河以導之則河水減河水減則淮水暢淮水暢則諸

湖落而原隰寧矣不然當地翕之時田若涸出而明春一闢本地之水猶且上浮況益之以河淮之浸漫也哉且上而山陝下而東省雖猶有溉田之渠而年久官不督理必有壅蔽民間自行修整者當在三月之時農事未興畚鍤多暇及時鳩工鄉行通導以防桃汛之厲而所涸出之田亦[illegible][illegible]理溝塍日下兒於沮洳將來便於灌溉使水之在地者大以受大小以受小皆由地中豈惟明秋可望復業不幾數十年長

慶豐烝乎然當事之未敢大為舉動者以為大工一興動費數百萬夫與其發無算之帑以賑而暫救於須臾又何如為永逸之計且免見萬姓之顛連哉元賈魯開河數十里數十日而成近時興一役輒累歲月者由在河之員惟樂有事不願無工有工則有利無事則廉已夫莫非王事何各官俱養其廉而河員必自備資斧哉朝廷用人亦論其才不才耳富者未必有才有才者不能盡富果才矣則國家方賴之以



享無窮之利而何不可利於彼哉此又積習之不可不詳察者也